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圖

第59卷



四川佛教月刊

正信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一日印行

鄂川佛教月刊

第五年第九期

第五十七號

國民政府內政部登記證字第貳壹柒陸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

佛教月刊

刊頭語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略評

法論

修出世間法先從學世間法起

在家與出家比較

新聞

漢藏教理院之樂觀

佛國塔頂山京運省

草堂寺講金剛經

崇慶普淨佛學社改組

安縣佛化之進行

沙市結七念觀音

重興六祖道場之籌畫

專件

藝林

普淨佛學社簡章

觀音靈感錄

隆足師傳

育王寺遊記

戒殺吟

祝戴溪梅八句

和季仲甫五十自吟

懺悔偈

通訊

趙次隴與閻錫山往還書

空林佛學院招插班生

刊 頭 語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略評

太虛

——中國本位宜改現代中國——

讀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及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問題的特輯，首先覺得「中國本位」四字，不免有葉青所謂「國家主義和中國主義的氣味」及李麥麥所謂「中學為體」等等的誤會，並得宣言中有「常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一語：何不以「現代中國」四字代替之，較少誤會，而中國二字，既可包括潘光旦的三因素，現代二字，復可包括葉青和李麥麥的意思。

去年暑期，我在廬山講演，曾有建設現代中國的一段說話，予現代和中國兩個名詞以分別注意，茲錄於此：

「有人謂要復興中國：在復興中國固有文化，而恢復民族的自信心，又有人以為要成現代國家，須將中國所有的哲學而不顧，惟以歐美化為事，中國的思想界現在確潛伏有這兩種衝突的勢力，前者重在復興中國的民族，後者重在造成現代的國家，我以為要成現代中國，必不可忘記了「中國」二字：故復興

中國固有文化，實為必須，但同時亦不可忘記了「現代」二字，故對於歐美的現代科學文化，也要適可的選擇採用，方可以造成現代中國，中國固有文化自是「人事為本」的文化，但要充分的精神修養，才可表現出來，故應學習佛教的心理訓練，復次要有充分的物質建設，方能樹立起來，故應將學習西洋的科學技能，大學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這可以說是完全極了！不過中國原有的學術，只詳於修齊治平方面，而於格致誠正向少致力，格物致知是屬於科學研究的；誠意正心是屬於精神修養的，中國現在如能對這兩方面注意：以科學來補充物質方面之不足，以佛法來補充精神方面之不足，融和貫通起來，方可建設現代中國。」

我這一般說話，不惟指出了「中國本位文化」應改「現代中國文化」的意義，而且對於「現代中國所需要的文化」，也略略表示了一個輪廓。

根據現代中國，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廣義的——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這是不錯的；但「而不守舊，不自從」二語的語弊，也殊不少，似乎有人說過「舊也有可以守的話，而對不自從也有未知不自從什麼」的話語，所以這兩句應改為不迷戀舊的，也不盲從新的，「現代中國文化應該怎樣建設」如有時間，再進為討論。

法 論

修出世間法先從學世間法起

佛法并不是和尚尼姑的專有品，凡是世界上的人都有學佛法的必要，我們如果不學佛法，那末對於人生的生從何而來，死由何而去，以及宇宙的緣起人生的價值和意義，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得不到相當的解決，因為不了解宇宙的真相，自己的本來面目，於是生出種種的錯覺邪覺，由邪覺錯覺造作種種的惡業，墮三惡道，輪迴不息，若是懂得佛法，依著佛所說的教法去修行證真，必能達到了生脫死的境域，所以我說佛法是人必需而不可缺少的，如果世間沒有佛法，則等於沒有太陽一樣的黑暗哩。

所以太虛大師說，「人生究竟捉不住的，隨著一疊一疊滾滾地波浪餘勢的來去，沒有自主的呀，人生猶如航海，無一時不是過着波浪漂泊的生涯，在渺茫的生命道上，除非依佛的道理，經典去研究，進而修行，將自己的身心以佛理來範圍牠，才能穩登彼岸。」（見十四卷第四期海潮音）學佛先從做人起。

這是說明佛法是人人必需的，佛法是人生唯一的指南針，

學佛法是等於穿衣吃食一樣的平常，一樣的要緊，絲毫都沒有奇怪的，——我想。

現在我要問什摩叫作佛法呢，家達蘊居士解釋得很好，他說。

「什麼叫佛，佛之爲言覺也，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謂也，覺有兩義，一覺察義，如人覺賊，二覺悟義，如人睡寤，覺察之覺，對煩惱障，煩惱侵害，事等於賊，唯聖覺知，不爲其害，故名爲覺，涅槃經曰，如人覺賊，賊無能爲，覺亦如是，」古德人釋之曰，「覺知自心本無生滅也」，覺悟之覺，對所知障，無明昏癡，事等於障，聖慧一起，朗然大悟，如醒得痛，故名爲覺，古德又比之曰，「如蓮花開也」，明斯二義，卽爲自覺，言自覺者，簡異凡夫外道，自無始來未嘗一念自覺故，言覺他者，簡異一乘，二乘求自覺故，言圓滿者，簡異菩薩，菩薩雖覺自覺他，而未圓未滿故。

「什麼叫法，就是宇宙萬有的一切東西，我們若是他宣說出來，分別出來，某者是這樣，某者是那樣，或某者是善惡作，某者是惡不應作，那是可以說他是法」。

「什麼叫佛法，佛法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說的法，所說的是什麼法，就是至高無上的一種叫人要澈底「覺察」「覺悟」的法，……」（見覺花園主集上冊「佛法與人情完全無遠說」一文）

佛院所說的法有世間法和出世間法。出世間法我們現在姑且勿論，我們來說世間法吧，佛說的什麼世間法呢，卽是「三」

版「五戒」「十善」，這世間法是適應衆生的根機而說的，因為佛法是不離世間的，假使佛法離去了世間，更有何法可說，故六祖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覺菩提猶如兔角」由此可知佛說法的出發點，完全是改造這個世界的世間表法。——

在家與出家比較

東初

一 在家猶如大夢

在這茫茫生死苦海的人生。本是同做大夢一場。誰會能知道自身處於生死夢中。假使有一個人能夠真正知道三界如牢獄。生死如大夢的話。決不會貪念世間一切五欲樂。而會求證正覺。在過去不多時。我曾看見一段日文描寫人生的醉夢。名為古井戶的喻。從前有個男人犯了法。被官方追捕逃進荒野中。但是還要追捕得來。過了一會兒。不知道從甚麼地方出來的猛虎和野狼那樣的凶獸尋找好的餌食。又是這樣追來。在這有進退維谷之間。沒有地方可以避免這個困難的時候。忽然自己的腳跟前發現一個古井戶。竊想可以做暫時的避禍之地。還有幾根草藤連於古井中。於是乘着玄蔓懸攀入古井戶中去。但望下一望。又有新來的敵人顯現。毒蛇張着很大的口。吹着毒氣。等待這個不久就落下去的男人，在上面被猛獸和官方追來。在下面又有毒蛇張着口等着。這個男子沒有辦法。就依靠那

玄蔓做唯一的生命。懸掛於古井的中間。過了一會。感覺得身體重量要落下去的樣子苦痛。然而這還可以堪忍住沒有到絕地。却巧又有兩隻白黑的老鼠。不知從甚麼地方來的。不住嚙咀那唯一的生命玄蔓。若是老鼠把這個唯一生命的玄蔓嚼斷。無論你願意不願意。總不得不掉去給毒蛇無饑啊。而手的力量又要盡了。橫豈不可不充毒蛇餌食啊。在這樣命絕的境界的時候。忽然口中滴入幾點甘露。向上一看。頭上的玄蔓倒掛了蜂巢。從那個蜂巢中一滴一滴的留下滴。這個男子口中因為有了幾滴甘甜的蜂蜜。連自己那懸樑的危險絕命境界也忘了。彷彿如喫醉做夢一般了。

須知道里所說的蜂蜜。就是人間五欲。所說的官方猛獸。就是煩惱賊。而將人追逐到於生死苦海中啊。

二 出家猶如遇險得脫

上面的兩節。是依在家立場說的。我們人生有種種危險。既知道有種種的危險。即要想主義能夠脫離種種絕命的危機。故現在依出家立場來說。顯出家的功德。

須知不出家即無依怙。而終在生死長夜大夢之中。不能脫離一切危險。若能出家即有依怙。縱許遇到十二分的危險也能夠脫離。這在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有段文顯出家猶如脫險。往普陀羅國有一妙得彼岸菩薩。常以慈悲心而饒益一切衆生。能

將衆多商人導入寶所，而脫離一切險難。後來因爲年紀過大，不能再作領導商人入海取寶的事業。但有一回竟仍然有個商人哀求菩薩同去取寶。菩薩因商人苦苦哀求，便滿其要求。坐船向東南寶所而去。但開船時突遇北風將原向東南海去的船，直漂入於南海。其大風險浪，經過七日晝夜沒有休息。便見海水突變爲鎔金色。入黃金大海。無量邊際磨真金充滿海中。菩薩當時告訴諸商人。你們趕快設法將船轉向北方好取寶回去。不能再向南漂。無奈颶風大浪無法可想。又過數日。海水又變爲白色。入眞珠大海。又過數日。海水變爲青色。入青琉璃海。復過數日。又入紅玻璃海。菩薩總教趕緊想法取寶回來。但一無法可想。復經數日。海水變爲墨汁。遙聞有猛火之聲。如燒乾竹材。而勢燄之熾熾。實在使人驚畏。而諸商人從來不曾見過這種情形，前聞猛爆烈的聲音。現在又與大火相近。見得火山叢聚一般而高出於百丈之外。其熾勢飛空。或散或合。如有流光電掣一般的迅速。這時衆諸商人皆驚怖起來。菩薩又告訴商人。我等現在已入牝馬口海。將來統統要被燒死。因爲這海是衆生業力爲增上緣。故有自然天火燒此海水。我們既入如是海中。性命很危險。當時一千餘商人聽到妙得菩薩的話。個個恐懼。皆發聲悲泣。或自拔髮。或自投身。咸作是言我等今爲求寶而遇此難。不知有何方法得脫此難。只好仗父母或諸天或菩

薩加被。於是千餘商人個個至誠哀懇。有稱悲母者。有稱慈父者。有稱梵天者。種種不一。都曰惟願菩薩救濟我們。於是妙得彼岸菩薩以大悲救度衆牛故。即說偈言。

世間最上大丈夫雖入死門不生畏。汝若憂悲失智慧。應當一心設方便。若得善巧方便門。離諸八難超彼岸。是故安心勿憂懼。應當懇念大慈尊。偈中所謂大慈尊。卽是如來。因爲如來是以大慈悲心救度衆生。故妙得菩薩教諸商人不要恐怖。只要至誠懇切哀求大慈尊。卽能脫險。後來妙得菩薩又燒香禮請十方諸佛及四果聖人。憑自己的戒根清淨。三業清淨。發願若我戒根不清淨。三業不清淨。今此惡風還應增加。若我過去三業清淨。願以此功德回向一切衆生。我與衆生一齊成佛。願今惡風應時休息。菩薩如是發願已。果然惡風休息。轉向順風。解脫一切危險。得到無價寶所。菩薩又告訴商人汝等雖得遇如是無價寶所。亦是往昔修布施功德所感得。但因彼時行施心有所懷慳。故今遇此險難。你們也不必貪多。免得損棄寶中最尊的性命啊。

這就是譬喻我們出家能夠脫險親近。諸佛菩薩善知識。就如商人得遇妙得彼岸菩薩。能脫一切險難。商人獲得許多無價寶。卽是我們由出家而得涅槃彼岸大寶。世間所有的一切舍宅寶。卽如同牝馬口海能燒一切。故我們出家人。應當如是觀察在

家種種過失。要厭離三界生死的苦難。得進清涼自在寶殿。

新聞

漢藏教理院之樂觀

法尊法師日前於十方堂講演緣起讚。深得此間佛學界之讚嘆。講席圓滿後。將由省啓程赴藏。迎請其依止師安東格西。來川主持漢藏教理院事務。果能如願。則該院之振興。吾川佛教人材之蔚起。必有決大希望云。

佛感塔頂由京運省

孝泉佛頂塔之工程。已迭誌昨報。茲悉由陳養天居士在京代請之塔頂。已於七月間抵蓉。於愛道堂供養禮拜一日。現由昌圓法師將塔頂護送至德陽孝泉。不日即可合尖。修塔功程即告圓滿云。

草堂寺講金剛經

草堂寺退隱戒乘。住持本智。暨近事喬植泉。藍世鉦。劉佛澄。諸大居士。恭請仁慈大師。在該寺講演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訂期夏歷八月初二日開座。凡發心聽講者。請屆期前往請

共植勝因云。

崇慶縣普淨佛學社改組大會暨各股主

任推定

佛曆二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籌備期內。召集全體社員一百八十餘人。凡我四衆弟子。均列席參加。公推源智法師報告開會程序。及推選正副社長暨各股主任幹事。推定結果。

正社長劉運舫。朱紹齋。陳鶴仙兩居士副之。總務主任晏逢辰。庶務陳希賢。陳澤光。陳師明。何松年附之。文書主任張耀唐。書記夏夢九。李德彰。印樞元副之。演講主任祖道和上。源智法師。張耀唐。何玉章。安子固附之。交際主任盧友賢。楊彬如。黃人慧。余朝陽。劉運舫。晏隆修。龍隆鑑副之。住省交際主任楊有餘。源智法師。收發劉子銘居士董其成。王星五。維述。素雲附之。本社即於是日已告正式成立。隨即公推念佛會會長男女居士各二人。晏隆光。謝隆淨。蕭杜隆信。何向隆超。佛事股主任燈陽。燈煌。戴隆高。晏何氏。職員維護。寂桂。素雲。滿謙。陸玉。智先。寬址。廣明附之。以下各職員均次第推定云云。

普淨佛學社改選後之希望

本社民十八年。蕭君止靜居士。苦心提倡。到處宏揚。向上學

立案，籌備經六年之久，迄今暑假期間，有本縣祖道和士，源智法師，促告同人等，召集大會，得以正式成立，內設念佛會，佛學圖書館，佛經流通處，臨終助念會等，各股主任業已選出，此後社務，負責有人，可爲慶幸，惟本社連年以種種關係，諸多障緣，如止靜居士之早逝，社址處處之生難，縣中信者之晨星，諸山縹緲之不倡，是所望於新選諸公，協心進行，佛法事業，宣揚道品，使無上正真之大乘佛法，得以推行盡利，饒益有情，庶不負全體佛教信衆之委託，難行能行，爲菩薩之大願，六度萬行，時必漸修，認真團結，同謀發展，使佛社光明，普照大千，是則記者之所馨香禱祝者也。

安縣佛化之進行

提倡監獄囚犯唸佛

佛學社辦孟蘭盆會

追薦陣亡軍民

敦請澄一法師主七講經

安縣通訊 該縣駐防四十一軍第一師軍醫處長唐炳奎法名能忠

篤好佛學 歷有年所 雖隨軍東西奔馳 亦早晚虔心功課

猛勇精進 迄未間斷 前經駐防中壩 楊陽 曾會同地方人士

組織各地佛學社 並迎請法師講經 宏揚佛法 對於佛學

竭力提倡 月前赤匪逼境 唐氏隨軍來安 每日早夜虔心誦佛

并修憲法 冀消浩劫 日前會因縣長殷鑑管獄員胡文鉅組織監獄囚犯唸佛 當經讀許并商邀佛學社社長羅伯卿居士張樹三馮錦章彭興澤吳興國陳志培及該社住持隆玉等 在社開會全體讀成 以監所囚犯衆多 痛苦亟重 若以佛法感化 將後出獄 當不致再入迷途 爰定於每月初九十九二十九日 唸佛三次 屆期前一日 並賜獄卒打掃潔淨 用柏枝薰除穢氣 是日并由各居士措備香燭 偈導誦佛 并宣講因果 各居士等與各犯衆 佈施饅首 麥餅 食鹽 防疫藥品等項 以期同結善緣 該縣佛學社 擬於下月舉辦孟蘭盆會 追薦此次陣亡軍民以慰孤魂 并聞唐氏函請現在德陽講經澄一法師於會期前來安宜講孟蘭盆經藉以開揚佛法 普利衆生 想屆時必有一番盛況也

沙市佛教居士林

昨結七念觀音七永日

祈晴：退水：禳災：解厄

緇素百餘人沿江繞開號提祈

萬衆同聲稱誦祈禱秩序極佳

徐總司令禁屠三日並組織防險會維護治安

沙埠連日大雨狂烈，江水暴漲，人心不安，七月四日，當

地居士林召開評議會，議決結觀音七七永日，祈晴退水，禱災解厄，冀仰邀佛天慈，銷免厄難，當擇於七月六日起，至十二日間滿，戒齋薰沐，虔誠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並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林長徐國瑞，朱懺疚，蕭正因等，領導大眾，嚴肅將事，並致函荊州沙市各寺，院，廟，庵，佛學社，各佛教團體，一致祈禱進行，是日（六日）上午九時，到林會友二百餘人，正林長徐國瑞因國日夜督率職工防護荊江堤工搶險諸事，未能到會，由朱蕭兩副林長主七，謹將疏表及公函布告等件，分錄於后。

維大中華民國，湖北省，江陵縣，沙市佛教居士林，弟子徐懋榜等，恭詣 佛堂，祈晴退水，禱災解厄，維日共謁凡忱，仰祈 聖鑒，伏以天心仁慈，德已極於難名，人事變遷，孽多由於自作，離經叛道，八德格亡，亂俗敗常，五倫瓦解，誦張爲患，對食影兮多慚，機巧爭詭，撫身心而難問，這出彌天之罪過，釀成徧地之災劫，既痛苦以刀兵，更慘遭夫水火，幸此境之內，歷年以來，深蒙佛力加被，曾歷難於危，皆化險爲夷，詎自近日陰雨連旬，江水陡漲，禾欄苦傷，淫潦徧布乎四野，驚濤駭浪，洪流已迫於沿堤，大雨歎連綿之苦，黍稷莫慶，夫豐盈，長堤若累卵之危，黎庶倍形夫惶恐，不伸祈禱於佛前，曷保生命於日後，國瑞等，謹於本月六日，至十二日止，恭

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一卷，加持菩薩聖號，一，聲，謹具疏文，志心百拜，上申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金蓮座下，伏願慈仁，允納凡忱，赦小民不救之罪愆，寬天律難寬之劫數，陰靈威散於冥中，化日華瞻夫宇下，平苦海之狂瀾，救生靈於塗炭，災消无妄，橫害霧而見青天，吉叶同人，免災難以慶安瀾，將來五風十雨，物阜民康，國瑞等，不勝景仰沾感之至，謹疏以聞。

釋迦牟尼佛降世二千九百六十二年七月六日弟子徐國瑞等謹具。

附致各團體函 逕啓者，人心消溺，天特示警，日來陰雨連綿，江水泛漲，若不祈禱於佛前，恐難生存於日後，敝林爲大眾求懺悔，懷念力之薄弱，擬請 貴院、寺、庵、社，同於本月初六日，至十二日止，舉行祈禱七七永日，求晴退水，免難消災，恭誦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以挽浩劫，毋任翹企盼禱之至，此致

鄂湘川邊剿匪總司令佈告禁居三天 爲佈告事，現在當雨連綿，江水暴漲，洪流泛溢，漂沒田廬，奇重災情，不忍卒觀，爲此禁居三日，自本月七日至九日止，冀以挽回劫運，咸召佛恩，合行佈告，仰軍民人等一體遵照，毋違，切切此佈，七月六日總司令徐鼎泉。

又訊，七日午前，章華寺退居，淨月老法師率同大琳老禪師，本一法師，乘慈禪師，監院乘市，方丈道德大和尚，暨全體諸師百餘人，同居士林林友數十人，在洋碼頭最低凹處起，說法誦經，冒雨沿江邊大堤，高誦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繞行一周，至荊江堤工局，由局長徐國瑞居士，恭備香案，請月老法師，祭江祈禱，恭誦大悲咒百遍畢，由本一法師，說法，（法語另附）局長徐國瑞，率全體職員頂禮畢，月老法師仍率領二衆，繞沙市大街，高誦聖號，然後回章華寺午餐，月公老法師，年逾古稀，道路泥濘，歷時五小時，沿堤街繞行二十餘里，至誠勇猛人皆贊嘆云。

重興南華六祖道場之籌畫

工程浩大非二十萬金以上不能辦

通告天下各禪林爲擴大募捐之舉

南華六祖道場，自經粵中諸大護法發起重興以來，積極進行，已次第組織辦事處，並請盧雲老和尚相度道場全局，惟工程浩大，經費之估籌畫，通告天下禪林，爲擴大募捐之舉，茲錄其通啓如下。

近擬重興南華六祖道場，吾粵之熱心樞越，已次第組織辦事處，籌集經費之估計，亦經延請大善知識鼓山老和尚盧公南

來，相度道場全局，計欲回復當時局面，從遷移大殿，建築迴廊，環繞僧寮，乃至法堂，禪堂，念佛堂，功德堂，齋堂，庫房，丈室等等，非二十萬金以上不能辦，在吾粵平稱富庶之區，以大衆之熱誠，本不難集，但近年世界之不景氣，吾粵未嘗不受影響，萬一衆力不繼，募捐之事，不如所期，則將何以爲補救，似不可不預爲籌畫者一籌及之也，茲竊有進者，竊維天下宗門，與六祖道場，皆有淵源切密之關係，考六祖於曹溪說法三十七年，得法弟子四十三人，青原南嶽，最居上首，南嶽出馬道祖一，青原出石頭希遷，由斯二派分裂臨濟，曹洞，潯仰，雲門，法眼，五宗，今天下禪德，幾無一不是五宗子孫，其他旁支之裔，更不可悉數也，由是而觀，六祖道場，對於天下宗門，實太祖祠也，修太祖祠，而通告其各房子孫，乃至及於小宗支裔，亦分所應爾也，既是事同一例，修建六祖道場，通告天下禪林，及以盡力募捐，想亦非過分之事，惟其間未得當地之護法爲提倡，恐不得力，此中輔轉相勸，頗費人事，是在聯絡之者，力量如何耳，抑更有進者，天下宗門，若能聯合一致，不獨於募捐事，常有所益，更能以公意，稟請政府，或蒙特許之異數，以開發無上之光榮，亦不可定，卽如孔林曲阜，近已立爲國家祀典，曹溪古有禪林洙泗之稱，其標顯之石華表，明代憨山清公任理南華時尚在，竊嘗會通其旨，

不特所談見性之學，所成就悟道之門人，兩聖相似，其實與滅斷絕，虛祖之道，於孔氏有其大功，試爲言之，班史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孔門之性與天道，斯世之不得聞也久矣，漢晉以還，儒學考據之風盛，其時佛教之在中國，自學者亦類以名相求佛，自六祖出，而自性功德，自性西方，性戒定慧等語，始揭西來之意，學佛者自是始識宗趣，法弘化開，薰及儒流，故宋代開理學名儒一是，考濂溪周子，其學實出北固壽涯禪師，程朱之學，皆本於周子，夫壽涯本六祖子孫，是則六祖見性之密義，其有功於儒教，甚顯明也，後儒不尋其源，以門戶之見，分河飲水，胡長儒（字汲仲元止儒學傳）曰，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割着痛處，吾人此等錯見，垂千年矣，今宜藉此時機，昌明聖學，融和至教，舉此特點，陳諸政府，斯世不少明眼之人，當必有聞法隨喜，光崇斯道，以衛護三寶者，此事不僅於宗教前途之盛衰，有至大之關係，於人心轉移，國家治亂之樞紐，亦爲一大關鍵，昔佛滅度後二世紀間，阿育王（又譯作阿輸迦王）治世，初以嚴酷殺戮爲主治之方針，而卒不能治，後與一沙門說法，（此沙門或曰尼拘律或曰海比丘），遂喚起宗教信念之萌芽，繼復經征服迦，迦之大慘事，一念回頭，遂歸正法，自歸正法以來，將正法宣布，刻文誥於四方，今此勒令，磨崖石刻，

經西人所發，現者凡數十種，其教化散布之區域，不止及於印度全域，開所分配之佛舍利塔，及所派遣之正法大使，嘗遠及於我國，惟代遠年湮，已不可考，今所存者，惟留波阿育王一塔耳，此阿育王之治績，前後兩名，前曰旃陀阿育王，此云嗜殺者，後曰達摩阿育王，此云正法者，而以能持正法故，化被域外，名垂宇宙，西人至今稱之，謂爲天下第一奇傑，此阿育王傳，昔西晉安法欽有譯本，（見大藏經藏字函）然近代歐洲學者，發現阿育王事蹟，考據尤詳，宜擇譯以餉吾國之時查，似較詳他書，尤爲有功，蓋能通於國之治亂興衰，與人心之影響至大也，又佛法雖與世無爭，然小乘阿含之教，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此苦行林生活中活，或可云鼓腹而嬉，帝力何有，至於大乘利他行門，從六度萬行，悟入華藏莊嚴世界海，請華嚴一經，其開端即以世主妙嚴品爲第一，此中意義，大須參取，夫不可思議之妙力，能令諸解脫門，生無量之變化，此義深微難解，今且不問此義，即以此五濁惡世，今日之世道人心而論，若非政府尊嚴之保護力，而欲以與世無爭之說，感孚天下，恐魔強法弱，所生危險，或非意料所能及，故世主妙嚴一品，誠不可不注意，六祖道場，千年以來，經唐宋元明累朝之保護，歷然可考，民國統治，現已漸上軌道，此等請求，諒非過分，尊往聖以繼絕學，使民知觀感，古人謂此正開萬世太平之樞

要也，觀本不文，日代病夫，力疾草此。野人獻曝，誠不值一哂，然海納百川，不擇細流，愚者千慮，或有一得，願上塵善知識，憐而教之，幸甚幸甚。

專 件

崇慶縣普淨佛學社簡章

1. 名稱 本社定名為崇慶縣普淨佛學社。
2. 宗趣 本社以宏揚佛法，研究教理，挽救人心，消弭災禳為宗趣。
3. 地址 崇慶縣正東街土主廟。
4. 社員 凡有信仰佛法志願入本社者，得由本社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注冊後，即為正式社員。
5. 義務 社員對於本社一切事宜，有維持贊助及籌劃各種義務。
6. 職員 本社設社長一人，副社長二人，推舉任期，三年為限，下設總務文書演講交際各股，每股設主任一人，幹事若干人，公推定一年為限，期滿得連舉連任，此外如有宏德碩學，對於本社樂為贊助者，得推

為名譽社長。
正社長綜理社務，副社長有贊襄之責，各股主任幹事，受正副社長委託，分任職務，其辦事細則另定之。

8. 開會 本社定於每年四臘兩月初八日，照開常年大會一次。

9. 行持 本社定每月朔望日念佛，并隨時延請精通佛法者主講。

10. 事業 凡年月刊，慈善，流通，及一切利生事項，俟籌有的款，次第舉辦。

11. 經費 本社遇有舉辦宏法利生事項，所需經費，另行籌募。

12. 規約 凡本社社員，除宏法利生外，不得以本社名義，干預他事，致毀社譽。

13. 附則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由正副社長召集全體職員開會，修改之。

觀音靈感錄

梁文質，仁壽富加鎮人也，渠母素奉佛至謹，對居半邊寺，內供觀音聖像，母子常往祀之，質年十三，其姪灼光，年亦

十三，偕從質父讀書，本年三月初九日，質忽發願朝海，同姪灼光，湊銀四元，以作旅費，行至瀘城，瞬見數飛機從空而降，叔姪往觀，適道長呼其名，召前問曰，汝輩意朝南海乎，果爾，則同吾上樓和輪，隨隨該輪管事唐云龍妥爲照護，言畢不復見，俄而輪開似箭越日抵滬，雲龍念質童年，又係遠道之人，邀至好友張成慶處，留待店中，旋引見各佛學社，社中長者悉嘉其志，助以資斧，恰值普陀後山買辦吳某，購物將歸，託將質等順帶回山，陰四月二十四日抵普陀，詣紫竹林及各院進香，目睹大士金容，談及所遇道長，飄然狀態，愈謂此即慈航化身，成就汝等朝海之勝舉也，越四日，辭別下山，堂中知客，賜以景志圖二張，及禪門課誦二本，命質等歸誦，自有好處，質等回家時，已五月底矣，閱八十日，往返數千里，述及上情，歷歷在目，噫，二子者，甫十三齡，竟能發此宏願朝海，巧遇道長，引上輪船，又得佛學社募金資助，行程數千里，毫無危險，誠非慈航顯跡，明示默佑，豈易往返如是之速耶，殆好佛心虔，夙根頓發，有以致之，余嘉其志，爲詩以贊，詩曰 聖意轉海海當前 慈航導引上輪船 轉眼即登南海岸 心已早到普陀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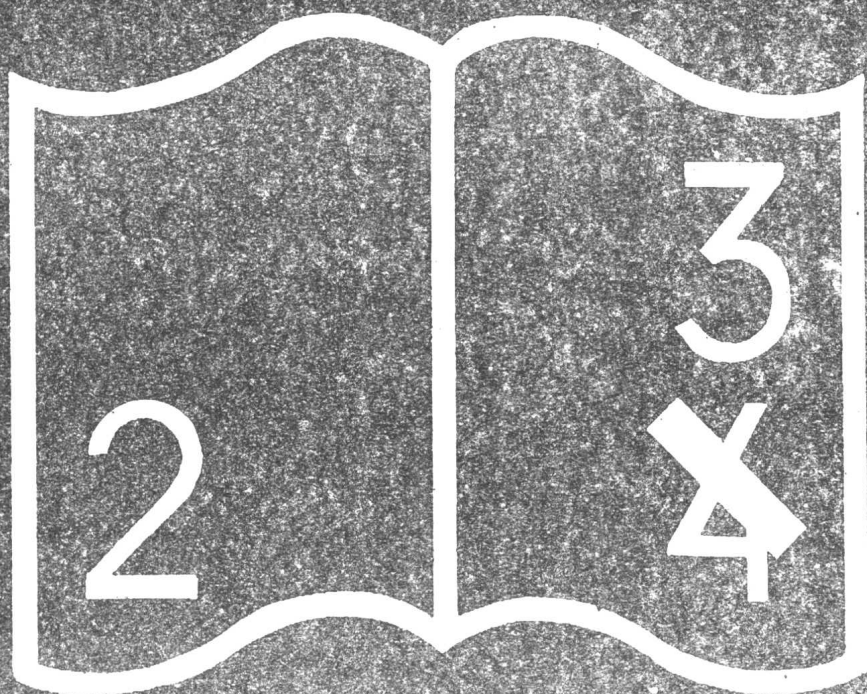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寓加錢士民同

記

隆足大師傳

仁相

師俗姓胡名樹森，字玉喬，綿竹縣人，世業儒，師幼而嶽，年十四卽入府庠，繼歷戰棘園不利，乃於功利之心澹然，反正後，遂隻身西里，歷中國東南部，作名山大川遊，以陶寫其心胸，返川時，設帳於成都，以勤研佛學，時往還公園佛經流通處，乃與居士龍耕熙善，嗣歸於民國十三年出家，號龍海，因欽師卓犖，亦勸其披緇現比丘相，師毅然首肯，遂擺脫塵緣，投上昌下圓老和尚座下，披剃，賜法名隆足，卽於是年同龍海法師，往新都寶光寺圓具，其間龍海法師入藏，時師年已五十一矣，後講學於空林昭覺佛學院，蒙其法施者甚衆，居數年嘆曰，文字因緣，亦爲宿業，夫真賞佛法，固不可以語言形容，而烏用此喋喋者奚爲乎，遂逃歸無縣蒲陽般若寺，草衣木食獨，坐冥然，而於禪宗，造詣已深，人雖識其究竟者，且精持戒律，衣不時浣，足不踐生草，口不言金錢，意不存人，之好惡，此尤非末世世人，所能望其項背也，今年因機緣偶動，往彭縣隆興寺小住，三月歸寺，四月以赤匪騷擾，沿境震動，遂赴省住十方堂內，不圖六月十二日晨，竟以失足墜井亡悲夫，師生性相直，迴絕時流，顯晦如一，皆準樞矩，持宿願爾，若偶一失行，值師幽遊叫斥，師常云我若披緇，在塵常使人



编码错误

P2461 错, 页码 12~15